

望 願 之 界 世

THE HOPE OF
THE WORLD

· 譯 凡 慈 · 講 羅 伽 曼 蘇

兩千多年前，中國的大哲學家莊子，就會把人生分為苦樂，明暗，與正反的兩面。他在一篇論文中並說：「人生如白駒過隙」，即極言人命在呼吸之間，短促之至。而且在這極短促的剎那中，既使吾人面對着水光山色及秀麗的田園，心中充滿着愉悅之情時，痛苦也往往隨之而至。痛苦與歡樂似乎是一孿生子，如影隨形，不可分離。人們為了減輕痛苦，只有以「希望」來慰藉心靈。如果沒有希望，人們就不能忍受痛苦。

環顧今日世界，我們可以發現有太多的原因使我們悲痛恐懼；自然力量的地震、洪水、與颱風等，固使千萬萬的人們喪失了生命，而許多地區的瘟疫蔓延，也給人們以巨大的恐怖，傳染病往往將大批人民的生命剝奪了去。自然力量、

衰老、疾病等，可說都是我們的敵人，然而我們最大的敵人，倒是我們自己——人。莊子老早就說過：「心為大敵」。如果我們能夠把過去一百年間因自然力量加諸我們的損害，完全計算出來，然後再與因人心邪惡而招致的損害作一比較，我們就可得到結論：人心邪惡的危險性，要遠遠超過自然的力量。大家都很清楚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，約有一千七百萬的人民因戰爭而死亡；有的死於炮火，有的死於疾病，有的死於饑餓。而第二次大戰時，死亡的數字更為龐大，據估計，總數約在二千萬至三千萬之間。由此我們可以明瞭，人類心靈中的仇恨，實在要比任何自然力量來得更危險。同時我們也可以了解莊子所說「心為大敵」，誠非謬語。

生命有它最幽暗的時期，可是我們可以有希望光明，希望晨曦能突破黑暗。沒有希望的人，活着是困難的。

今天，不論任何角落的人民，其最大的恐懼，厥為另一次世界戰爭的爆發。很多人相信，戰端一起，整個人類文明勢將毀滅，人類勢將淪于禽獸而不止，文化將被滅絕，宗教將被忽略，哲學將被輕視，道德將被揚棄。當我們想到氫原子彈及其他現代武器在戰爭中的巨大破壞力時，就會了解人們對另一次戰爭所懷恐懼的由來。此一恐懼，對沒有希望的人是難以負荷的。然而，我們却抱有希望，我們希望戰爭也許不會降臨，世界一定會有永久和平；我們希望饑饉不會侵入，

洪水不會汎濫，颱風不會肆虐，瘟疫也不會蔓延，泰康蒂說：「二木相磨，可以生火，火生則木毀；然磨木者人也。二國相處，應避仇怨，怨生則國毀，使怨生者愚也。若能以慧代怨，則和平可以代戰爭，愉悅可以代恐懼矣。」此語良是。

在這個恐懼的世界中，大家也許要恐懼佛教將要毀滅，代之而起的可能是唯物主義，或是其他的宗教。其實，事情絕不這樣簡單，只要我們研究一下佛教歷史，我們就相信佛教絕不會滅亡。比如在過去的一千多年中，中國的好幾個帝王，就會經仇視佛教，毀寺殺僧，燒經滅像，有時，這種迫害，竟持續到一百多年，幾乎使佛法絕跡，可是當另一個帝王登基後，迫害就會停止，佛教反較前更形興盛，因為它會經秘密地生長在地下，活在人們的心裡，毀盡天下寺廟，却不能阻遏此一心理的發展。今天，世界上很多地區的宗教都受到了迫害，然而無論如何，我們也不必恐懼佛教也會滅亡，當迫害告終時，它一定會較以前任何時期更為堅強。懦弱而不忠實的教徒，是要被洪水沖沒的，然而虔誠的法師與居士們，一定會把真理的法輪，轉入更蓬勃的時代。今天，所有宗教最邪惡的敵人，也許是對金錢、武力、名譽、享受等的崇拜，其他尚有無數的人們，正在崇拜着絕不能把幸福帶給任何人的虛偽神祇，這些神祇只能給人以失望與災禍。只有老成而又智慧的人們，才皈向佛教，因為他們知道，崇拜物質，心靈上得不

到安慰。今年是佛教的二千五百週年，佛教已忍受過無數的戰爭迫害與天災人禍等苦難，可是它還不是一個有活力的宗教，我相信，佛法不會斷種。木槌擊打鐵砧，破裂的絕不是鐵砧。

再讓我們看看今日的世界佛教，它不僅在亞洲方面健全而活躍，同時在歐美兩洲已引起注意。有思想的西方人氏，已不再接受久遠傳統的宗教信仰之拘束。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們，正在尋求一個新的哲學與宗教；歐美的許多大府，已在廣泛地研究佛教教義；許多西方大城市，已成立了佛教協會，並擁有眾多的會員。如所周知，佛教已生根在西方國家中了，只要再過二十五年，歐美澳等洲的佛教徒，超過一百萬人是預料中事。記得四十年前，當我皈依佛教時，美國只有十三個佛教徒，可是現在呢？美國的教徒已有一萬三千餘人了。二十年前的澳大利亞，是連一個佛教徒都沒有，現在它却擁有四個佛教協會及五百個教徒。至於歐洲，它在五十年前，僅有一百個左右的教徒，然而在今天，佛教協會已遍佈歐洲各大城市，單在柏林就有三千多個教徒，巴黎尚不止此數，在英國的則有七千多，而繼續皈依的人，尚正如雨後春筍，與日俱增。並且，這些皈依者，絕大多數都是智識份子，都受過高等教育，用英文、德文、及其他語文寫成的佛教著作，正在被千萬萬的人們閱讀着，隨時舉辦的佛學講座，也往往能吸

